

忆萨空了同志和连环画事业

姜维朴

萨空了同志的一生是献身于革命的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事业的一生。他1907年3月26日出生于成都，蒙族。五岁时随父迁回北京。1927年开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先后任《北京晚报》《世界日报》编辑、记者，《世界画报》总编辑，其后在民国学院新闻系、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讲授新闻学课程。1935年赴上海参加《立报》编辑工作，后任该报总编辑兼经理。他通过报纸，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上海沦陷后奔赴香港，重新办起《立报》，继续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帮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秋萨空了同志赴新疆从事救亡工作，途经武汉时，会晤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从而在党的关怀下，更加积极地投入民主革命的洪流。曾任《新疆日报》社长。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面目暴露，不得不离开新疆，到重庆任《新蜀报》经理，并积极配合《新华日报》开展革命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被迫离开重庆赴香港，接受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的委托，出任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光明报》被迫停刊，萨空了同志赴桂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桂林和重庆集中营度过了两年“政治犯”生活。1945年6月，由于民盟的营救而获释，赴香港任《华商报》总经理，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他这些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和坎坷经历，可从他当年写成的《香港沦陷日记》《由香港到新疆》《两年，在国民党集中营》等著作，看到详细的记述，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他那为民族存亡、国家命运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和气概。尤其是在两年集中营的黑暗岁月里，空了同志经受了特务的各种威胁利诱，充分表现了一位革命者的忠贞的气节和坚定的立场，而且不失时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竭尽一切去救助、鼓励共患难的难友们，宁肯自己做出重大牺牲。有一次，他乘机逃出了集中营，好不容易找到了沈钧儒，经沈老又找到了王炳南、王若飞同志。这对他来说，能够飞离敌人樊笼是多么难得的机遇。他要求到延安去，但是王若飞等同志经过严密考

虑，希望他继续留在集中营，争取公开释放，以便在白区从事斗争，萨空了同志明知集中营的岁月将会更加艰苦，但还是毅然服从革命的需要，又回到集中营去继续斗争。直到在舆论压力和进步力量的营救下，国民党不得不释放了他。从这些事迹中，我深深感到萨空了同志对革命事业如此一片赤诚。直到晚年，对周围的同志，老部下、新战友始终热诚真挚相待，正是他坚持不变的品德和一贯的思想作风。

二

开国前夕，1949年4月，萨空了同志从香港到达北京。6月，他和胡愈之同志一起创办了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任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萨空了同志先后任新闻总署副署长、出版总署副署长，同时兼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民族出版社社长等职。当他和朱丹同志在1951年领导建立人民美术出版社时，他专门请周恩来同志写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社名。由于萨空了同志非常重视文化艺术的普及工作，在领导出版工作期间，一直把连环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他在1984年为我的《连环画艺术论》所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认识姜维朴同志是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那时我刚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鉴于当时社会上充斥旧社会流传下来的反动、荒诞、淫秽的连环画，为了普及革命文化，特别是为了教育青少年读者，根据党对出版工作的要求，我们曾把出版内容健康、形式优美的连环画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这件工作在当时开展起来是很困难的，就像在一块荒瘠的土地上盼望丰收那样，需要辛勤地施肥、耕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批思想内容健康、形式美好的新连环画出现了，较快地完成了连环画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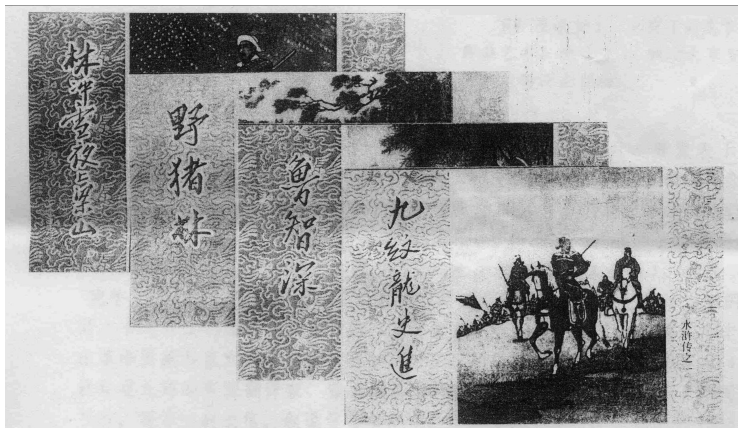
代工作，对普及革命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由于我曾一度参加过连环画工作，对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一直认为，连环画对普及文化教育是十分有益的读物。它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无论对老人、成人、孩子都具有可读性。即使在80年代的今天，它也可以以它的优势为四化建设服务。”萨老在这篇文章中对我们这些连环画工作者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同时，对连环画事业在建国初期的作用，也做了客观的评价，对连环画在80年代面临的使命和总的发展方向，也寄予了重大的期望。他所以对连环画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我想正是由于他一向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深切体会人民群众需要精神食粮的急迫心情，方会有这种感情的。

建国初期，萨空了同志和朱丹同志等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创办了连环画报。朱丹同志在1981年给我的信件中还专门谈到他和萨空了同志创办《连环画报》时如何反复研究写发刊词的情况：“我和萨空了探索了多少次适合于连环画的文字形式，曾考虑到用散文不如用韵文，用旧体诗……。我和老萨都是尽了力的，甚至亲自实验过……。记着，不要忘了萨空了。”不久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又组建了连环画编辑室，专门负责连环画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作为这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经常直接向萨空了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从编辑出版的方针任务，到具体选题规划和书稿的审阅，空了同志都细心过问。1953年开始，我们着手研究将《水浒》改编成一套连环画库。当时在全国还是第一部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移植的长篇画库。我们拟定了改编计划，并编了第一集文学脚本，为约稿时供作者参考。空了同志仔细审阅这个计划和脚本，热情鼓励我们把这套画库搞好，并多次参加我们的

会议，还为每集画册写了书名。这套书先改编到《三败高俅》，对“招安”以后的内容是否改编，在当时“左”的形势下看法不一，我和同志们经过研究，虽然觉得应该改编下去，但又把握不定，经请示，空了同志很快批示，支持改编，并要我们保持原作的现实主义思想（这套画库共三十集，“文革”前未能全部出齐，已出版的二十六集在“文革”中被列为“毒草”而毁掉了原稿。“文革”后又重新绘画出版了三十集，“文革”后，空了同志又为全书题了书名）。

1954年，为了推动连环画文学脚本工作，人美社专门组成了脚本研究组，调进剧作家孟超同志任组长。该组编出第一个连环画脚本《杜十娘》，在有关编辑人员中组织了研究讨论。我当时写的书面意见，即收入我的《连环画艺术论》中的第一篇文章《让主题思想更深刻些》。空了同志审阅了脚本和同志们的意见后，也写了一篇近千字的详细意见，对脚本的主题思想、人物特点、剧情处理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并以平等商讨的态度提出了几点建议。事后我将这个脚本及研究讨论的意见，汇集编印成《连环画业务研究资料》（一），空了同志的文章收入时，根据他的意见，题目定为“社长室的意见”，并指示我在小册子前加一前言，说明脚本到此并非已告成功，编印成资料旨在对连环画脚本引起重视和深入研究。

1955年5月号《美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邵甄、吴廷培编，王叔晖绘的《孔雀东南飞》连环画脚本的批评文章，文章有些意见是对的，但也有不少意见过于偏颇，几乎全部否定了这部连环画的编写。《孔雀东南



萨空了为人美社50年代出版的
《水浒》连环画库题写的二十六集书名（图为1~4集）

飞》连环画在当时是受欢迎的作品，显然这种批评是不利于连环画工作的开展。我将情况汇报了萨空了同志，并在他的支持下写了一篇文章，对作品的优缺点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发表于《美术》1955年10月号上，题为《〈孔雀东南飞〉连环画脚本的成就及其缺点》（此文现已收入《连环画艺术论》）。空了同志当时看了初稿，并根据他的建议我在文章后面加这样一段话：“恰当地指出编这个脚本的缺点和错误以便改正，肯定它对读者有利的主要方面以示倡导，从而提高脚本的质量与数量，界线分明地同毒害读者的黄色书刊作斗争，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至今我还能记得空了同志同我研究文章时那种亲切的神情。

正是由于萨空了同志这种热情关怀同志、诚恳支持和培养下级的思想作风，使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不仅在业务上得到培养，在思想上也受到很大鼓励，切身感受到出版总署副署长，本社社长，都如此关心不太被社会重视的连环画，也就更加坚定了为连环画事业献身的信念。新连环画所以能在50年代中期就占领了图书阵地，取得了连环画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是与萨空了同志的贡献分不开的。

三

“文革”以后，连环画经历了一次浩劫，后来又获得复苏。我每次探望萨空了同志时，他都仔细询问连环画的开展情况。当他听到连环画恢复较快，十分高兴。1981年由文化部、国家出版局、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奖。在发奖期间，召开了全国性的连环画创作座谈会。我特地邀请萨空了同志到座谈会讲话。当时他正忙于民委的领导工作和全国政协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听说为连环画讲话，立即高兴地答应下来。他讲了近两小时，从连环画的历史沿革到建国以来形成的传统，从当前人民的需要，到对发展前景的设想，都作了深刻而又全面的发人深省的论述。他谈到连环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重大时更是感情激昂，大声说：“鲁迅提的‘救救孩子’这个口号，现在似乎还可以提出来。那时人口四亿多，现在提高了一倍半。连环画的作用，对于广大农民和少数民族，可以说是百科全书。……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连环画普及文化教育之伟大，和对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贡献之伟大！”他在说到连环画的改进提高时，特别强调要加强理论研究。他捧起当时的《连环画

论丛》（即现在《连环画艺术》的前身），鼓励大家把这份刊物办好（他这次的讲话已根据记录整理成文章，刊登在《连环画论丛》1983年3月号上）。

1981年6月，是《连环画报》创刊三十周年，我请他为刊物写篇纪念文章或题几句话。不几天，便寄来他亲笔所题的十四行诗：

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不能忘记十亿人口
其中八亿是农民
更要切记我版图内
多半数是民族地区
文字难识或无文字
造成文盲比重特大
影响国家难搞四化
图文兼茂的连环画
有助于人民的知识化
卅年经验已经证明
应再实践发扬光大
谨代精神饥饿群众
请命于文艺出版家

从诗中，可以体会到空了同志始终如一地关注人民群众对精神食粮的迫切需要。

1983年5月，中国连环画研究会在湖北襄樊召开成立大会。会前我曾去探望空了同志，当时他正患病，嘱我一定转告他对大会的祝贺。会上，代表们一致同意聘请他为研究会顾问。会后，我去拜访他，他因病住院，未遇。后到医院探望，他又刚刚出院。我和同志们正在为他的身体状况担心时，他却用抖动的笔触，写了信给我。信中一方面祝贺襄樊会议的成功，一方面又告诉我他在为连环画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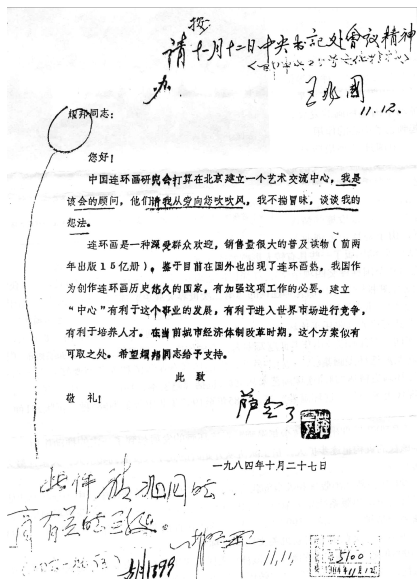
1981年2月萨空了（左二）在连环画创作座谈会上讲话。

右二为姜维朴，右一为钱兴凤

发行到少数民族地区而操劳奔走：“我患脑供血不足，又住了一个月的北京医院，现在出院也已一个多月了，似乎还可以对付一个时期。……小人书是帮助少数民族的科技工具，我想再搭个桥，等得到成议，再告。”这以后空了同志的健康状况没有明显好转，他为连环画“搭桥”之事，虽没有落实下来，但他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一直关心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精神，却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四

随着国家四化建设的发展，如何发挥连环画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摆在连环画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坚持连环画的优良传统，坚持连环画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并争取连环画本身的改革提高，以适应时代和人民需要的新发展，是连环画面临的新的考验。198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出版单位把连环画当成赚钱的工具，争抢旧武打题材而粗制滥造抛向市场，根本不把它当成一项神圣的文化艺术事业对待，这是轻贱连环画的观念的另一种反映。面对这种情况，有责任感的连环画工作者无不痛心疾首。当时我和陈惠冠、阎大方、曹作锐等同志曾专门写了文章给有关部门，呼吁重视这种情况。这期间，我在为《美术》月刊撰写纪念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新连环画的35年》一文时，回顾建国以来三十余年连环画走过的曲折路程，反复考虑，深深感到十分需要有一个专业连环画出版社，从而形成一个包括出版、研究和组织编创以及内外交流的连环画艺术中心。我在文章最后提出了这个意见（此文刊于1984年7月号《美术》，后收入《连



1984年，中国连环画研究会顾问萨空了致胡耀邦同志的信及胡耀邦同志的批示

环画艺术论》)。我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萨空了同志，希望得到他的指导和支持。他听了以后，紧紧握住我的手，两眼闪动着欣喜的光芒，连连说：“好，好，维朴，想得好，我完全同意！趁着你和你的同志们还能干，就干下去，为了子孙后代，干下去！我身体不行了，但我一定尽一切可能，支持你们。”看着他如此兴奋的神情，听着他含满激情的语言，使我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水。我当即表示一定拟出具体方案来，再请他帮助。他这时两腿走路已不方便了，但在我告别时，还能站起身来，又一次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不久，我和中国连环画研究会的几位负责同志一道商量，拟出了具体的方案，经当时出版局主要领导过目，报送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同时，萨空了同志在我们的建议下，也写一封信给耀邦同志，信中说“连环画是一种深受群众欢迎，销售量很大的普及读物（前两年出版十五亿册）。鉴于目前在国外也出现了连环画热，我国作为创作

连环画历史悠久的国家，有加强这项工作的必要。建立‘中心’有利于这个事业的发展，有利于进入世界市场进行竞争，有利于培养人才。在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个方案似有可取之处。”这封信，写于1984年10月27日。不久，耀邦同志对萨空了同志的信和我们的报告，作了批示。文化部于1985年3月份正式批准建立中国唯一的连环画专业出版社——中国连环画出版社。

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经过一段筹备，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985年10月17日在政协礼堂三楼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告成立。同时宣布文化部批准该社创办连环画月刊《中国连环画》，于1986年1月创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时萨老病情正在发展，行动要靠轮椅，但首先到会，从政协礼堂一楼坐轮椅到三楼宴会厅，向到会同志一一握手表示祝贺。这次招待会还有从上海来的赵家璧同志，两位老人是老朋友，又都是连环画事业的热心倡导者。1989年初我在上海拜访赵家璧同志时，谈起当时萨老坐轮椅出席会议的情景，都深感萨老这种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永志不忘。

1988年春节，我带上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的《洛神赋画历》《中国连环画》1987年合订本等出版物去探望空了同志。他又紧紧握着我的手，祝贺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取得的初步成果。他依然那样满含激情地说，连环画虽然印数下降，但总是暂时的现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很快走出“低谷”，登上新的高峰。当我将他为我写序言的《连环画艺术论》样本双手捧给他，向他再次致谢时，他一再鼓励我：“祝你再取得新的经验，写出新的著作来。”然后，他又示意夫人郑小箴同志取出他不久前重新出版的三本著作：《香港沦陷日记》《由香港到新疆》《两年，在国民党集中营》，并盖上印章，赠送给我。8月

间，我又去探望他，发觉他健康情况大不如前了，语言有些迟滞，但还一再询问连环画的形势和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情况在逐步好转时，他欣慰地点点头。当我告别时，他用眷恋的目光，久久望着我，一再说，再见，再见。当时，我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想不到这竟是和老社长最后的诀别。

萨空了同志于1988年10月16日因病永离我们而去了，每当我思考写这篇悼念文章时，就有千言万语，伴随着悲痛，一齐涌上心头。对萨老伟大的一生，我所了解只是一个极小的侧面，也就是我从事连环画事业以来与他的一些接触中所感受到的。但仅仅这些，就使我体会到一位长者的伟大胸怀。这些年来，我在这“最后一班岗”的工作之中，常常为那些突如其来的厄难所困惑，或眼看一些对连环画事业采取轻蔑的以至戕害的行为，自己无能为力而沮丧，这时就很自然地想到那些热情鼓励、支持和教导过我的前辈们，特别是萨空了同志，从而感到一股足以振奋起来的力量。在新连环画事业走过的坎坷曲折的路途中，每逢关键之际，萨空了同志大都有着重大的建树，或是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我想，这决不是出于他对连环画的偏爱，而正是由于他的心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才如此殷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在文化饥渴中的需要。鲁迅当年特别重视和关怀连环画，也是如此。我们这些还继续在这个岗位工作的人们，应该永远怀念这些先辈们，特别是要学习他们这些高尚的品德，砥砺自己具有这样的胸怀，才可能成为一个为革命事业敢于进取、勇于建树的人，才会不负于先辈们的嘱托和人民的期待！

1989年1月15日

2008年5月修订✧